2021年4月20日 星期二
CHINA TOURISM NEWS
中国旅游报

谷雨三朝看牡丹

文<唐红生

“谷雨三朝看牡丹。”牡丹花又称谷雨花，谷雨时节赏牡丹的习俗由来已久。清人顾禄诗云：“神祠别馆筑商人，谷雨看花局一新。不信相逢无国色，锦棚只护玉楼春。”因此，我特地远赴凤凰山赏牡丹。

凤凰山位于安徽省铜陵市，因山中耸立一块数米高巨石，上有四道凹痕，长短不一，深浅有别，形如凤爪，似凤凰落脚留痕，故名凤凰山。在我印象中，河南洛阳、山东菏泽的牡丹最为有名，凤凰山牡丹近几年才声名鹊起。

到了目的地，沿着小河向牡丹园走去。河两岸粗大的树木郁郁葱葱，浓荫蔽日，淙淙溪水清澈见底。小河有个诗意的名字叫相思河，河名是由相思树而来。相思树为枫杨树，远远望去，枝繁叶茂，异株同干，树干分立小河两侧，溪水从树间流过，如同一对恋人交颈拥抱，演绎着500余年的爱情传奇。近看，其像一顶绿色的华盖罩在河面，又如鸳鸯戏水，情投意合。

相思树有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。相传河东的周公子与河西的姚小姐同窗共读，青梅竹马。公子学识渊博，进京应试，却因无银两奉送考官而落第，因此愤世嫉俗，忧郁成疾，不幸死在归途。噩耗传来，小姐悲痛欲绝，随即身亡。公子、小姐被分棺安葬于河两岸。不久，岸边各长出一株枫杨树，渐渐向河心上空倾斜，终连成一体，成了奇特的“相思树”。

河畔的牡丹花已跃上枝头，散发出缕缕香气，沁人心脾。盛开的，碗口大小，胖嘟嘟的，花瓣重重叠叠，娇艳迷人；含苞的，顾盼生姿，不胜娇羞；依偎的，耳鬓厮磨，卿卿我我。或许相思河的水浇灌了牡丹，或许那段真情感动了牡丹，花有了独特的禀性，流露出绵绵情意。红色的花似火一般炽热的感情，白色的花如雪一般纯洁的爱情，粉色的花几多浪漫，黄色的花仿佛带着淡淡哀怜。随风飘落的几片花瓣，恰如红颜逝去。

蜜蜂、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。我蹲在花丛中细细品赏，花枝细而长，叶有小巴掌大小，翠绿清爽。花朵硕大，花瓣肥厚，花蕊密密匝匝，玉笑珠香，潇洒风流。我喜欢花鸟国画，尤喜画牡丹。我举起相机不停地拍，以便日后临摹、创作，将牡丹的风采留在画中。

“出门俱是看花人”，游人徜徉花海，个个兴致勃勃。牡丹是女人的最爱，她们专挑大朵的花，站在不同角度、摆出各种姿态，与之合影，也许想沾沾牡丹的美艳。穿汉服的几位妙龄女子围着牡丹转来转去，成了游人眼中的“牡丹”。

牡丹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，秦汉时期即以药用植物记入《神农本草经》，其根表皮入药，称“丹皮”。凤凰山从东晋时期开始种植牡丹，多为药用，丹皮为同类药材中的佳品，称“凤丹”。在我看来，“凤丹”之称或许不只源于地名，还因这里的牡丹枝干挺拔，冰清玉洁，花蕊金黄，具有“凤”的气质。此外，这里还有观赏牡丹近百种，包括姚黄、魏紫等精品，让我们大饱眼福。

长廊上题有历代诗人咏牡丹的诗句。我咀嚼着“花开花落二十日，一城之人皆若狂”“国色朝酣酒，天香夜染衣”“春来谁做韶华主，总领群芳是牡丹”等，别有意趣。我更爱刘禹锡的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”一句，眼前的牡丹竞相开放，美不胜收，俨然成为“国色天香”的海洋，怎能不让人怦然心动？凤凰山牡丹虽不及洛阳、菏泽牡丹的盛名，但“凤丹”既可观赏，又可药用，我倒觉得它才是“真国色”。

凤凰山形胜凤凰，可沿着曲折的步道登山。寂静的山中绿树丛生，藤蔓牵绕，满目葱茏。路旁怪石嶙峋，有几处石墩可以小憩，山风习习，好不惬意。站在山巅，只见山峦环抱下村舍点点，千万朵牡丹如彩云飘动，亭阁散落其间，恍如人间仙境。

下山途中，耳边泠泠泉响，一条溪流在山间不息流淌。顺着小溪一路至山底，不禁被眼前的景致震撼。溪水突然从30米高的悬崖飞泻而下，坠入谷底，訇然有声，“疑是银河落九天”。瀑布下的牡丹静静开放，仿佛聆听天籁之音，又仿佛正欣赏飞流直下之景。

来到小村，几十户人家白墙青瓦，错落有致，在翠绿的竹林映衬下格外悠然古朴。漫步青石小巷，房舍一家挨着一家，整洁有序。房前屋后是牡丹，院中摆放的是绢制牡丹，围墙上的花格窗是牡丹图案，组成了一幅幅或清新淡雅，或绚丽多彩的画卷。

在青山绿水间，村民恬静的生活随着牡丹的开放而忙碌起来。村中开办了多家农家乐，起着好听的名字，如同各种牡丹的名。主人满面笑容，美滋滋的，像牡丹花一般灿烂。坐在院落，点几道土菜，望着阳光下清淡的炊烟，思绪也随之袅袅升起，飞向蓝蓝的天空。几朵飘浮的云彩，好似牡丹飞上了天。“啊牡丹，百花丛中最鲜艳。啊牡丹，众香国里最壮观……”一曲动听的《牡丹之歌》飘进耳际，我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起来。

沉醉在眼前景致，我忽然觉得，牡丹铺满了田野，也铺满了百姓通往小康生活的大道，牡丹才是这里的“金凤凰”。

梦槐

文<吴春萍

“布谷，布谷……”谷雨时节，布谷鸟一阵接一阵的欢歌唱响了整个晚春，也早早地叩开了初夏的门扉。吸足阳光、喝饱雨水的各种植物都使劲儿发芽、长叶、开花，槐树也不例外。

此时，经常是夜晚下雨，白天就放晴了。一场夜雨过后，一棵棵两三人高的大槐树仿佛刚刚睡醒，急不可待地发芽，随后，在暖烘烘的阳光下，一串串槐花便含羞待放了。

清风微拂，一粒粒带露的槐花苞摇晃着小脑袋，浅黄色、较大的一瓣先向后一仰，紧跟着左右两边也开出了长圆形的白色小花瓣，黄色的花蕊则弯在花瓣中间。太阳一照，朵朵槐花迎风而开，像极了挂在枝头的一串串水晶风铃。蓝天白云下，清新翠绿的槐荫里，花朵连珠成串，疏落有致，馥郁的花香扑鼻而来，沁人心脾。

听闻槐花有治痔血、降压等功效，我不禁伸手摘了那些低垂下来的槐花串，回家炒蛋或煮汤泡水，给血压偏高的母亲服用。槐花触手柔软清馨，又有些微凉意，入口香甜爽滑。一阵风过，枝头皱缩卷曲的槐花和卵形槐米飞雪似的簌簌而落，霎时，被雨水冲洗得干净清爽的地面上就铺满了厚厚的“槐花雪”。因为谷雨时正值4月末5月初，所以有些地方又把槐花叫作“四月雪”或“五月雪”。

趁着落花干干净净，我把它们都捡拾起来，放入随身携带的塑料袋内。《红楼梦》里有黛玉葬花，而我则是用吃花的方式来惜花的——既然上天特意赠予我们这份美好的礼物，那我们就让它发挥最大的作用，这也是一种珍惜吧。

雨后湿润的空气里，弥漫着槐花的馨香。迷醉在清新好闻的花香里，我像《南柯太守传》的主人公一样，也开始了一番“梦游槐安国”。在梦里，我仿佛看见《天仙配》里的董永和七仙女因槐荫树而结缘；白居易正吟唱着他的《思归》：“悠悠乡关路，梦去身不随。坐惜时节变，蝉鸣槐花枝”；一代词人纳兰性德踏歌而来，口中吟哦着一曲《点绛唇》：“小院新凉，晚来顿觉罗衫薄。不成孤酌，形影空酬酢。萧寺怜君，别绪应萧索。西风恶，夕阳吹角，一阵槐花落”；台湾诗人纪弦则切切吟诵着他那充满乡愁的《一片槐树叶》：“故国哟，要到何年何月何日，才能让我回到你的怀抱里，去享受一个世界上最愉快的、飘着淡淡的槐花香的季节？”

忽然，有顽皮的小朋友摘了翠绿的槐叶放到嘴边，想要吹奏出小鸟一样清脆响亮的歌声来。而我也从“南柯一梦”回到了花雨满天的槐荫下，什么“槐安国”和七仙女、董永，什么白居易和纳兰性德、纪弦……全都倏忽不见了。

祭海

文<段万义

谷雨来临，春海水暖，百鱼活跃。对于靠海吃海的海南渔民而言，祭海是谷雨时节绕不开的习俗。

在变幻莫测的大海上搏击风浪，是渔民的家常便饭，故有“出海十条命”之说。千百年来，海南渔民形成了祭拜龙王、妈祖、水尾娘娘等“海神”的传统。典礼上，锣鼓声、鞭炮声、呐喊声、海浪声，合奏出一曲动人的交响乐，寄托着渔民平安、丰收的祈愿。

祭海形式不一而足，小型活动一般在渔村庙堂，或是自家渔船上进行。众亲齐聚，供奉祭品，面朝海神龛位，一一敬香礼拜，祈求庇佑，而后插旗、鸣笛、放鞭炮，乘风破浪而去。

大型祭海活动一般在海边码头或沙滩搭建专用舞台，甚至有大型渔船列阵铺佐一旁，使祭海更具仪式感。锣鼓劲奏，唢呐齐鸣，竖旗招展，长长的仪仗队渐渐巡游前行，被高高抬起的海神龛位迎来“高光”时刻，欢呼声不绝于耳。陆上活动与海中渔船呼应，仿佛人们与大海的真诚对话。

红烛点起来，高香燃起来，身着专用服装的主祭和陪祭已恭候良久。一阵烟雾礼花喷射散落后，主祭开始诵读祭文。他声若洪钟，场面庄严肃穆，台下顿时鸦雀无声。祭文大多阐述人们对“海神”的感恩，祈愿渔船都能平安满仓而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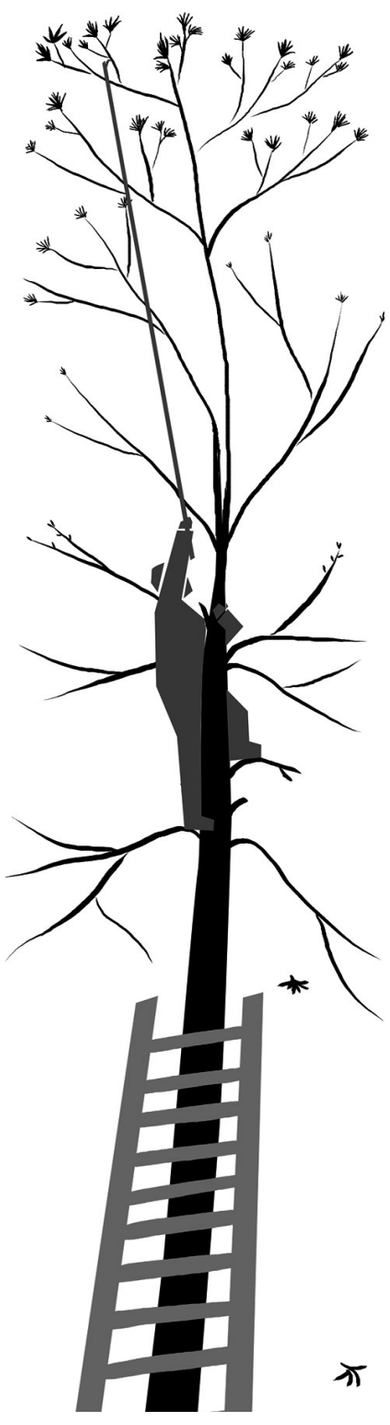
琼海潭门祭海，还增添了一份特殊的意义，即纪念当地曾经带领渔民反击海盗的108位勇士。据说，勇士们全部在台风中遇难，成为整镇渔民敬仰的榜样。

祭海歌舞表演热闹非常。除舞龙舞狮外，舞鲤鱼灯更是亮点。主演一人手持一钓竿，线上鲤鱼不断上下左右旋转跃动。其余配角疯狂追鱼，稍一接近，鱼便逃脱，逗得里三层外三层的观众笑声不绝。渔歌也不甘示弱，儋州有调声，疍民有咸水歌，临高有哩哩美，正所谓“歌且舞兮舞且歌，歌声婉转舞婆娑”。

最振奋人心的谷雨祭海，当属万宁日月湾的大型祭海活动。一艘十几米长的木船被16位渔家壮汉慢慢抬起，木杠、绳索和船体摩擦，发出“吱吱”声，那是渔民力量的象征。锣鼓发威助力，面色黝黑的汉子们赤着膀子，青筋暴突，随着充满节奏感的“嘿哟、嘿哟”声，木船逐渐行至海边。随着一声高喊——入海啰，木船缓缓稳行水面，海滩上一片欢呼雀跃。此时，船员放一挂鞭炮，紧接着由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站在船头，吹响长长的海螺号角。当船经过海上石门时，岸上的人们大声叫好，正是“又见海门潮涌涛，排荡激扬声喧嚣”。

食之竟月香齿颊

文<齐未儿



“清明断雪，谷雨断霜。”天气一日暖过一日，雪霜终于影踪不见。和暖，是这个节气的主旋律。人说“春雨贵如油”，说得正是春雨的珍贵。谷雨时节，雨渐多，利百谷。

那些早耕的小苗，在谷雨后，仿佛得了令，猛劲儿往上蹿。河沟里，我们叫作“大眼瞪”的小鱼，成群结队在水草间游弋。蝌蚪一点儿也不笨拙，摆摆尾巴从孩子们手心里逃出去了，一株慈姑恰到好处地做了挡箭牌。岸上的婆婆丁开着娇黄的花儿，俏生生的，仰着头美给你看。沟坎边的草，得了水的眷顾，显得更鲜润更爱招摇。

三舅扛着锹走过这一切，他可没有闲心思看它们。黑胶靴踩在田埂上，步子稳健踏实。

太阳越升越高，家家户户的房顶上扬起袅袅炊烟。他走进院子，听到鸡在拍打着翅膀咋呼，狗撒着欢跑过来跑过去，猪正哼哧哼哧拱食槽。锅里弥散出菜香，不用问也知道，那是香椿芽炒鸡蛋的味儿。我这个小“跟屁虫”，当然也一起跑回来了。

他搛一筷子菜，放到我嘴里，我立刻伸着舌头给吐了出来，还端起水猛灌了一大口，连牙缝里都是那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。他看着我的样子，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可惜了，可惜了！别吐呀！”那一脸惋惜的表情，好像我吐掉了什么大鱼大肉。树叶子也能吃？怎么会有人喜欢吃这个？

不但有，还不少。

香椿的香，不同一般。喜欢它的，死心塌地；难以接受的，避之唯恐不及。还有另外一种情况，有点儿“不是冤家不聚头”的感觉，比如我，还是接受了香椿。像当初迫不得已吃香菜，因而爱上香菜，我似乎一直在重复自己。和朋友一起吃饭，三个人，两个带了香椿。炒的，腌的。他俩从来没有那样目标一致口径一致过，拿出了攻坚的架势，苦口婆心，软硬兼施。我让他们“教育”的，好像不吃这香椿，我就暴殄了天物。两个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，说“‘雨前香椿嫩如丝’，不尝尝对不起这名气。”要不是赶巧一起吃饭，看他们的样子，是连一口也不舍得给的。我坚持了三天，被成功俘获。

香椿的味道，有点剑拔弩张的意思，冲上来，不由分说，一下子把人撞个趔趄。世间好物，也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，像它这样，实在是太猛了。或者也是无可奈何吧，毕竟是树芽子，能鲜嫩几时呢？它没有细水长流的日常，可以让你在不知不觉间爱上，只好不管不顾拼力奉献自己。

天气和暖些，地上不见了积雪，赶忙抬头看香椿树，枝柯横斜，默然无声，一点儿蠢蠢欲动的感觉也无。

等待的日子未免心焦。眼看谷雨了。一夜之间，好风吹拂，新芽涌上枝头。

一端绑了钩子的长竹竿终于在冷清一年之后，派上了用场。街坊四邻、男人女人站在树旁，说着笑着，捡起刚刚支棱起嫩叶的香椿芽。用不了多久，香椿炒鸡蛋的味道就不由分说地闯进鼻子。趁着鲜嫩，要多采一些。富余的，放到容器里加盐，腌香椿芽，切碎丁，吃面的时候放进去，顷刻间提升了面的品质。

听到“香椿鱼儿”的名字，我脑补了情节。一定是香椿和一种什么小鱼炖在一起，味道必然不错，否则不会被挂在嘴上。却怎么也想象不出，什么鱼才能自动放低身段，去配合香椿那锐利的香。等到看见“香椿鱼”的做法，我不禁哑然失笑，想到“鱼香肉丝”里边也是没有鱼的。它的做法很简单，香椿芽洗净，焯水，过凉水，沥干。蛋液加盐、水、面粉作成糊儿。香椿挂糊儿，放入热油中，炸成金黄色，就可以了。这道大名鼎鼎的传统美食，就这样大功告成，外焦里嫩，馨香满颊。

食用香椿的，除了我们，没有听到过外国人有此好。它的香，只限定在神州大地上，简直香遍了历史册页。成书于宋代的《本草图经》称：“椿木实而叶香可啖。”明代的徐光启把它请到了《农政全书》。谢肇淛是福建人，其博物学著作《五杂俎》里写道：“燕齐人采椿芽食之，以当蔬。”《帝京景物略》中写道：“元旦进椿芽、黄瓜……一芽一瓜，几半千钱。”明代宫廷中食用此菜，已经有民间温室专供，贵且难得。它的被喜欢，不言而喻。

作为蔬菜，香椿不但可以和鸡蛋同炒，还可以炒腊肉。而我，懒散习惯了，常常做的一道菜，是香椿头拌豆腐。水豆腐洗一下，置于盆中，加盐，放切好的嫩葱，与香椿头同拌，再淋上些香油。稠稠的小米粥大米粥端上来，是绝配。《随园食单》中，也有关于香椿头拌豆腐的记载。看来，作为诗坛盟主的袁枚老先生，也是位不折不扣的“吃货”啊。汪曾祺先生也偏爱这道菜。他说，“香椿拌豆腐是拌豆腐里的上上品。”

香椿不只是好吃食，药用价值也高。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它有“清热利湿、利尿解毒”的功效，《日华子本草》中还说，食之可“肥白人”。

食用香椿是一件美妙的事，为此，康有为曾经写《咏香椿》诗：“山珍梗肥身无花，叶娇枝嫩多杈芽。长春不老汉王愿，食之竟月香齿颊。”长春不老，何止汉王愿呢。凡夫俗子如我们，也难免会在某一刻，冥想一下。

香椿树生命力极强，因为它的长寿，古人常用其指代父亲。牟融曾经在一首诗中写道，“知君此去情偏切，堂上椿萱雪满头”。父母在，不远游。此诗标题是《送徐浩》，想来，这位朋友是即将出门远行吧。

香椿被称为“避邪木”“百木王”，寓意美好。说来说去，香椿又何止于蔬呢？

本版插画<花生